

Heart-
Shaped Box

心形礼盒

[美] 乔·希尔/著
钟毅 吕佳/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Heart-
Shaped Box

心形礼盒

[美] 乔·希尔/著
钟毅 吕佳/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形礼盒/(美)希尔著;钟毅,吕佳译.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07.4
ISBN 978-7-80225-277-6

I. 心... II. ①希...②钟...③吕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40702号

图字:01—2007—1174

HEART-SHAPED BOX by Joe Hill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,

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

ALL RIGHTS RESERVED

CHINESE SIMPLIFIED copyright © 2007 NEW STAR PRESS

心形礼盒

[美] 乔·希尔 著

钟毅 吕佳 译

责任编辑:耿红平

特约编辑:徐曙蕾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刚

社址:北京市东城区金玺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010-65270477

传真: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邮购电话: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: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

印刷: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:650×980 1/16

印张:17

字数:220千字

版次:2007年4月第一版 2007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80225-277-6

定价:25.00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,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裘德的私人收藏

裘德工作室的墙上，挂着几幅带框的“七个小矮人”的素描，画的两旁，他赢得的无数铂金唱片一字排开。这副素描是约翰·韦恩·盖西蹲大牢时画好送他的。盖西喜欢迪斯尼鼎盛时期的作品，那股热衷劲儿，跟他喜欢猥亵小孩，听裘德的唱片的劲头不相上下。

裘德收藏了一颗农夫的骷髅头。16世纪时，这农夫头顶被人凿了个洞，为的是把他脑袋里藏着的“鬼怪”放生出来。如今这个位于头盖骨正中的洞里，已被裘德塞满了四处搜罗来的各式钢笔。

他还有一份来自300年前的供认状，上面有那女巫供认不讳的签名。内容如下：“我的确和一条黑狗说过话，那畜生说，只要我把灵魂给他，他就会为我毒死牛群，整疯马群，弄病小孩。我听了说行，之前还让他咂了奶头。”那女巫最后是被活活烧死的。

他的藏品还包括：一条硬邦邦的、破烂不堪的绞索，19世纪末英格兰还用它绞死过一个男人；阿莱斯特·克劳利^①小时候玩过的象棋盘；一部真实虐杀电影。在所有藏品中，最后那样东西让裘德最不自在。这部影片他是从一个警官手里弄到的，这警官在洛杉矶一些片场中做过保安工作。他曾说这片子有点邪乎。说这话时，他显得很带劲儿。裘德看过以后也同意他的说法，这片子的确邪乎。不知怎么回事，它还很快让裘德两口子劳燕分飞了，不过，他还是不舍得扔了它。

藏品里还有很多稀奇古怪、匪夷所思的东西是他的歌迷当礼

① 阿莱斯特·克劳利(Aleister Crowley)是一位英国的神秘学者，但更多人称他是“野兽之王”或是“启示录之兽”，更有人称他是“世上最邪恶的男人”。他是近代第一个将魔法理论转为实践仪式的魔法师。

物送来的。他自己倒很少花钱往藏品里添置东西。但是,当他的私人助理丹尼·伍顿告诉他,网上有人拍卖一个鬼,并问他是否有意购买时,他想都不想,点头就要买下。这和上饭店一个道理,听到有特色菜,不用看菜单你就一定会点。有些冲动,从来就不必通过大脑,听之任之就是了。

裘德的农庄绵延不断,占地很广,算来也有 110 个年头了。丹尼的办公室在一间相对还算新的房子里,刚好处在裘德农庄东北角的延伸段。办公室里有空调、家具,地上铺着咖啡和奶白两色相间的机织地毯,看上去冷冰冰的,没啥人情味,和裘德的房子完全是两种味道。如果没看到墙上那几幅不锈钢镜框的音乐会海报,人们恐怕会以为,这间屋子以前是个牙医候诊室什么的。其中一幅海报上画的是个罐子,里头塞满了直勾勾盯人的眼珠子,眼珠后面还晃荡着些血淋淋的神经。那是“千万双眼,死盯着你”巡回演出的海报。

丹尼的办公室刚一盖好,裘德就后悔得不行。驱车 45 分钟从皮克利夫到保克普丝那个租来的办公室去照看生意当然不值,但那总比让丹尼·伍顿一直杵在这儿好多了。在这儿,丹尼和他的办公室离得也太近点了。经常是,裘德在这边厨房里就能听到丹尼那边办公室电话狂响,有时候,两部电话还会同时铃声大作,那响声,简直能把裘德给弄疯。他已经好些年没灌新唱片了,自从杰罗姆和迪兹死后(乐队打那以后也解散了),他几乎就偃旗息鼓了,但他的电话还是热得发烫,成天响个不停。他的时间总是挤得爆满,歌迷们不依不饶、成群结队地要他签名;法律界和同行总要求这个那个的,永远也没个完;还得签署一大堆意向书和合同,做广告和出镜;还有裘德斯·科伊恩公司的百般事务,永远也处理不完,总是一桩桩没完没了。所以,在家的时候,他就想做回自己了,再不想给谁当什么注册商标。

大部分时间,丹尼都还是离裘德的大宅子远远的。他当然毛病不少,但还是能保护裘德的私人空间的。不过,要是裘德每天满脸不乐意、又三番五次地晃进他的办公室(裘德每天得去看畜舍和狗群,取道办公室是最快的),丹尼也只好觉得他是活该。要避免

和丹尼碰面，他完全可以从前门出去，绕房一周到畜舍，但他并不想在自己家里都要偷着出门，更何况只是为了躲丹尼·伍顿。

再说了，丹尼并不见得总有事要烦他。但他常常都能找到事做，如果没什么急事，他就废话连篇。丹尼是加利福尼亚南部土生土长的，说起话来絮絮叨叨。他能跟初次见面的人谈上好一阵芽草的好处，说它能让你的大便如刚剪过的嫩草般清香扑鼻；能和送比萨的孩子聊上半天溜冰板和电子游戏，仿佛从30岁重返青春少年；就算对着空调修理工，他也能吐出掏心窝的话，什么他姐姐十几岁的时候一直吸海洛因啊，什么小时候发现母亲自杀后的尸体啊。他更不会感到难堪，也不知何谓害臊。

裘德喂完安格斯和波恩，走到丹尼闲话的“射程范围内”，正想着怎么才能安然无恙地穿过这个废话阵时，丹尼发话了：“嘿，老板，看这个。”每次要引起别人注意，这句话都是他的惯用台词。裘德对它已是厌透怕透了，因为这之后他就得耗上半个小时填表格，看传真什么的。可这次，丹尼告诉他有人要卖鬼，裘德便忘记要对他发牢骚，径直绕到桌子后，越过丹尼的肩膀看向电脑屏幕。

丹尼在一个拍卖网站发现此鬼，不是“eBay”^①，而是某个梦想一夜成名的网站。裘德的目光扫过物品描述，丹尼则不厌其烦地念出每个字。只要裘德不反对，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开口的机会。说白了，裘德发现丹尼的优点有限，对他十分厌恶。

“拍卖继父的鬼魂，”字挨个儿从丹尼嘴里蹦出来，“我的老继父一个半月前暴毙。当时他住在我们家。因为没有自己的寓所，他生前一直在亲戚家轮流小住，每处待上一两个月。他突然辞世，大伙儿都吃惊不小，特别是我的女儿，继父在世时和她最亲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。他咽气前最后一刻精神头儿还很好。他从不靠看电视打发时间，每天都喝橙汁，牙口也特别好。”

“开他妈什么玩笑。”裘德终于开口了。

“这怕不是玩笑，”丹尼回答，一边接着往下念，“继父葬礼后两天，我女儿说看见他坐在客房里，客房正好对着他的卧室。打那以

① 美国最大的拍卖网站。

后,我女儿不愿睡自己的卧室,一个人的时候连楼都不敢上。我告诉她外公是不会伤害她的,可她说就怕看到他的眼睛,他的眼睛成了两个漆黑的洞,再也看不到东西似的。这段时间,女儿一直和我睡一个房间。”

“开始我还以为她自己吓自己,可事情到这儿还没算完。客房里一直是冰冷冰冷的。我在里头四下打探,发现壁柜里温度低得尤为骇人,那里面正好挂着继父最体面的西装。他生前就说下葬时一定要穿这套衣服,可到他真的进了殡仪馆,衣服穿在他身上就不对劲了。人死以后因为体内水分流失,身材都会缩小。这样一来他的好衣服就显得太大了,殡仪馆的人劝我们另外买了一套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真后悔听了他们的话。”

“前几天晚上,我半夜醒来,听到继父在楼上踱来踱去。他的床整理后又乱了,房门整天就啪啪地开了又关,关了又开。我们家那母猫也不肯上楼了,有时候,她就坐在楼梯下面,盯着什么东西目不转睛。我们却什么也看不到。她盯着看一会儿就发出‘嗷’一声怪叫,仿佛尾巴被谁踩了一脚,然后飞也似地跑掉了。”

“我继父这辈子都相信灵魂不灭,我想他之所以不肯离去,一定是想告诉我女儿一个道理——死亡并非终点。但女儿才11岁,她得过正常的生活,得在自己的房间里好好睡觉,不能老和我挤在一起。我能想到的解决办法,就是给继父另外找个家,世上有很多人都相信有鬼魂。我这里就有您需要的证据。”

“遵从拍卖规则,出价最高者将拥有我继父的鬼魂。当然,出售鬼魂不能一手交钱,一手交货,但如果您铺好欢迎的红地毯,我相信他会到您家跟您作伴。我说过,他去世前只是暂时寄住在我们家,所以哪儿要是想留他,他一准会去的。请别以为这是搞噱头或恶作剧,我绝不会拿了您的钱溜之大吉。买家肯定会拿到实物为凭。我会把他最体面的那套西服邮寄给您,那必定是他灵魂附着的载体。”

“‘这套西服样式虽然过时,做工却十分考究。条纹面料,绸质里衬。’等等,等等……”丹尼停住,伸手指着电脑屏幕,“你看尺寸,老板,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。目前最高的出价是80美元,你如

果真想要个鬼,估计出 100 美元准成交。”

“买下来吧。”裘德说。

“当真? 那咱们出价 100 美元吧?”

裘德眯缝起眼睛,瞟着电脑屏幕,就在物品描述下方有一个按钮,上面写着:“一口价: 1 000 美元。”隔行又写:“点击购买,即止拍卖!”他指着那块地方敲了敲屏幕,作势点击按钮。

“咱们大方点,做成这笔买卖吧。”他说。

丹尼在转椅里激动地左右摇晃起来。他扬起眉毛,咧嘴笑了。丹尼长着杰克·尼科尔森^①一样高耸弯曲的眉毛,常常让他那张小脸大大增色。他那模样似乎在等着裘德进一步做点解释,但裘德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花上千美元去买套旧西服,而这身行头可能连 200 美元都不值。后来他给自己找了个借口——可以扩大公司的知名度:裘德斯·科伊恩公司买了个恶作剧般的鬼魂。他的歌迷对这类故事最起劲。这都是后话。此刻,裘德只想成为这个鬼的买家。

裘德走开来,想着是否上楼去看看乔治娅打扮好了没有。半小时以前他就叫她穿衣服,但是现在她都很可能还在床上躺着。他觉得她打算在床上待到两人吵架才起来,吵架可是她一直盼着的。也许,她正穿着内衣坐在床上,仔细地用指甲油把脚趾甲涂成黑色;也许,她已经打开了手提电脑,正上网查找风格粗犷的饰品,搜寻最理想的舌环,仿佛总嫌拥有的饰品不够多,真见鬼……想到上网,裘德顿住了,心里犯起了嘀咕,他回头看了看丹尼。

“你是怎么知道网上卖鬼的?”他朝着电脑努努嘴,一边问道。

“有人往咱们电子邮箱发信告诉的。”

“谁发的信?”

“就这个拍卖网站发的。信上说‘注意到您曾光临鄙网购物,类似物品曾被您收入囊中,窃以为您会对本拍卖物也感兴趣’。”

“我们以前买过类似物品?”

“我琢磨就是指玄妙物品。”

① 好莱坞著名影星,曾获七十五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。

“可我从没在这个网站上买过东西啊。”

“你可能买过只是记不得了，也有可能是我代买的。”

裘德回答：“不服老真他妈不行。我从前记性可好了，初中的时候还是象棋俱乐部的成员呢。”

“真的吗？好邪乎啊。”

“什么邪乎？我进象棋俱乐部？”

“我觉得，就是有点……耸人听闻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，我的棋子都是用割下来的手指头做的呢。”

丹尼笑了起来——有点太过了，身子晃着，手背擦着眼角，虽然那里并没有泪水。十足是个马屁精。

2

西服在星期六一大早就送到了。那时，裘德已经起床，正在外面遛狗。

UPS的快递车刚停下，安格斯就挣脱裘德手里的皮带，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，它冲到车的一侧，又蹦又跳，唾沫飞溅，爪子在车门上拼命地又抓又挠。司机干脆老老实实坐在车里，一声不响、一门心思地瞅着他，表情如同医生在研究显微镜下变异的埃博拉病毒家族。裘德抓回皮带，使劲把他往回拖，用的劲大了些。安格斯被拉翻在地，他倒是不服输，又吼又叫扭转身子，敏捷地一跃而起。这时候，母狗波恩也早已是蠢蠢欲动，拼命挣扎着想要摆脱裘德另一手攥着的狗皮带，刺耳的狂吠声几乎要把主人的脑袋闹炸了。

裘德想把这两个好事畜生直接拉回谷仓，关进狗窝。可这里离得实在远了点，他只好拖着他们穿过院子，来到前门廊处。一路上他都在和这两条狗较劲儿。他好容易把它们从前门塞进屋，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在身后摔上。两条狗立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开

始用身体撞门，歇斯底里地嚎叫。门被它们撞得直打颤。真是烦人的狗。

裘德走回停车的车道，那车的后门脆生生地当啷一声开了。快递员正在车厢里站着。他跳下车来，腋下夹着个狭长的扁盒子。

“奥兹·奥斯朋^①有一群博美犬。”UPS的这位老兄说道，“我在电视上见过。那些狗温顺得跟家猫似的，可爱着呢。你没想过去弄几只？”

裘德没吭声，默默地走回屋去了。

他拿着盒子穿过房间，径直走到厨房。把盒子放在台子上后，他倒了杯咖啡。裘德起得很早，这可以说是他的本能，也是一种条件反射。从前要巡回演出或灌制唱片，有时早上五点才能挨床，然后整个白天都睡过去，他习以为常。但却从不喜欢熬夜。巡回演出的时候，他一般下午四点醒来，那会儿他就觉得心情烦躁，头疼欲裂，糊里糊涂不知时间是怎么被打发过去的。睡眠蒙眬中，他会觉得，身边的人都是些狡猾的冒名顶替者、无情无义的陌生人，他们披着橡胶做的皮肤，戴着面具，乔装成他的朋友。要猛喝上数杯烈酒才能让这些人在他眼中重新显得真实可信。

三年了，他没再出去巡回演出。在家时，他滴酒不沾，几乎每晚都在九点前就上床。54岁的他，生命旋律却重新踏着从前的节奏起步。那时，他还是个小男孩，名字还叫贾斯汀·考兹恩斯基，生活在父亲的养猪农场上。如果太阳出来他还在睡觉的话，就会被那个禽兽父亲揪着头发拖下床。一想到童年，他脑子里就浮现出肮脏的稀泥、狂吠的狗群、生锈的铁丝网、荒废的农场房子。还有猪群——总是腆着白肚皮嚎叫，猪眼被深深挤进两颊内。在那儿几乎看不到什么人，只有他母亲整天坐在厨房里的饭桌前，穿着条肥大的便裤。她脑子动过手术，因此变得痴呆愚钝。再有就是他的父亲，他是那个农场上的暴君，管理着可以铺上几英里的猪粪，武器就是粗野的笑声和硬实的拳头。

裘德已经起来好几个小时了，却还没吃早餐，他在锅里煎起一

① 英国著名摇滚歌星。

块火腿。这时，乔治娅逛进厨房来了。她只穿着条黑色的内裤，双手抱在胸前，遮着那对小巧、白皙的乳房，乳头上穿了洞，好佩戴胸环。黑色的头发蓬松着，活像一个蓬松杂乱的鸟巢。乔治娅不是她的真名，她曾经还用过摩非这个名字，那两年她是个跳脱衣舞的。她的真名是个极为简单、普通的代号——玛丽伯斯·金宝儿，她和裘德初次相遇的时候就把这一点说透了，说这话时还笑个不停，好像这个名字让她实在难为情。

裘德有过一帮女朋友，都是哥特血统的。她们的职业倒都很有趣，不是跳脱衣舞的，就是算命的，更有甚者是两者兼而有之。这帮漂亮姑娘个个戴 T 形十字架，指甲都染得漆黑。他对她们的称呼与她们的血统有关，这个习惯只有少数几个女孩留心过，因为她们几个不愿意因此想起某个人，她们一直化着“活死人”妆就是为了盖住对那人的回忆。乔治娅刚好 23 岁。

“该死的笨狗。”她说，一边用脚跟把其中一条挡在她前面的狗踢开。两条狗嗅到煎火腿的香气，正围在裘德的腿边打转，“把我都他妈吵醒了。”

“你早他妈该起床了，没想过吗？”只要可能，她要在床上赖到十点钟以后。

她弯下腰伸手到冰箱里拿盒装橙汁。他的眼前顿时春光一片，她的臀部白得刺眼，他喜欢看她内裤边缘嵌进屁股墩里的样子。但她喝橙汁的时候，他却把目光移向了别处。他十分欣赏哥特血统的美女，更享受和她们做爱。她们灵活、健美、绣着刺青的身体，还有对新奇性体验的渴求都让他着迷。不过他只结过一次婚，对方是个完事后喜欢喝上一杯，然后把一切都忘得精光的女人。她每天早晨必读报纸。他则怪怀念跟她的那些闲聊，那可都是聊的成人才懂的节目。她没做过脱衣舞娘，也从不相信算命。他们这对神仙眷侣也算是相敬如宾了一回。

乔治娅用牛排刀划开 UPS 的快递箱子，把刀放在台子上，刀上还粘着胶布。

“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”她问。

盒子划开，里面还套着一个盒子。两个盒子紧紧地套在一起，

乔治娅费了点劲才把里面的盒子拉出来。这个黑色的盒子很宽大，亮澄澄的，形状像一颗心。装糖果的盒子也有心形的，但通常都是粉红色或嫩黄色，而这盒子装糖果就嫌太大了。装女人内衣倒正合适，只是——他从没给她订过这类东西。他皱起眉，暂时还想不出里头装的会是什么，同时却又觉得自己应该知道，这心形盒子装的正是他一直盼着的东西。

“是给我的吗？”她问。

她掀开盖子，取出里面的东西，顺势举到他面前。一套西装。有人送来了一套西装。隔着防尘防潮的塑料外罩，只看得出那是黑色的，式样已经过时，别的细节就一片模糊了。乔治娅把西服举到面前齐肩高的位置，样子就像选着套中意的衣服，想试穿大小，但这么做之前她还想听听裘德怎么说。她的目光里满是疑问，娥眉也微蹙起来。好大一会儿，他都没能想起，也弄不清楚为什么会收到这么套西服。

他努着嘴，想告诉她其实他也莫名其妙，但开口时却听到自己说：“是那个死人的西装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就是那个鬼，”他说，这才终于什么都想起来了，“我买了个鬼。有个女的说她继父阴魂不散，于是就在网上拍卖他闹腾的鬼魂。我花1 000美元买了下来。这就是她继父的衣服。那女人说他的灵魂就附在上面。”

“哦，太酷了。”乔治娅回答，“那你穿不穿呢？”

他的反应让自己也吓了一跳，感到皮肤上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蠕动，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那一瞬间他大脑一片空白，乔治娅的问题让他一阵恶心。

“不穿。”他说，她诧异地瞄了他一眼，感到他的声音冷冰冰、干巴巴的。她脸上得意的笑容荡漾开来，他也发现了自己的声音不大对劲……那，不是害怕，只是暂时心虚而已。他又补充道，“大小不合适。”虽然明摆着，这个恶作剧鬼生前和他差不多一般高一般重。

乔治娅说：“说不定我会穿呢。我的魂也挺不安分的。而且我

穿男人的衣服特别惹火。”

那种厌恶感又一次向他袭来，皮肤上的东西又蠕动起来。她不该穿这衣服。她这么开玩笑也让他感到不安，可他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有这种感觉。他不会让她穿的。在那一瞬间，什么事儿都比不上眼前这东西更让他恶心了。

这里头肯定有蹊跷。裘德很少有一想到就犯恶心的东西，也很少有恶心的感觉。他从不反感低俗的事儿，毕竟，他就是靠做这类事情过了30年富足的好日子。

“我先把衣服挂到楼上，然后再好好想想怎么处理。”他说，腔调一听就知道是装没事儿人样——可又装得不怎么到位。

她盯着他，显然注意到他刚才片刻的失态，平日里那股沉着劲儿不见了，这在她看来倒十分有趣。然后，她一把揭开蒙着衣服的罩子。上衣的银色纽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凑近了看衣服的颜色更显阴沉，黑得跟乌鸦羽毛一般，而那些硬币大小的纽扣则让衣服有了种乡野特色。如果再搭配一个蝴蝶领结，几乎就成了约翰尼·卡什^①招牌式样的演出服。

安格斯开始叫起来，声音又高又尖，显见是慌了神。他塌着腰，身子向后缩，尾巴夹在两条后腿间，倒退着想远离这套西服。乔治娅大笑起来。

“真的有鬼呢。”她说。

她把西服举在面前，一个劲儿地前后晃着它，让它慢慢从空中向安格斯逼近，衣服在狗眼前上下翻飞，好像斗牛士扬着鲜红的斗篷。她一边朝他走近，一边发出阴森的呻吟，就像那种幽魂野鬼出没时嘶哑、绵长的声音，可她的眼神却忽闪着，一副诚心逗乐的样子。

安格斯使劲往后退，片刻就撞到厨房台子旁的一个凳子，凳子砰的一声翻倒在地。波恩则从那块血迹斑斑的砧板下瞧着外面，耳朵耷拉着。乔治娅再一次笑出了声。

“你他妈别闹了。”裘德说。

① 20世纪下半期欧美著名乡村歌手，2003年辞世。

她轻佻地看了他一眼，照样乐呵呵的——那模样如同一个正拿着放大镜烧死蚂蚁的小孩——可一转眼她忽然大叫一声，表情变得痛苦不堪。她不停地咒骂着，左手紧抓着右手。西装被她一把扔回台上。

一滴饱满的鲜血从她大拇指尖渗出，“嗒”的一声落在镶嵌瓷砖的地面上。

“该死的。”她说，“让他妈的别针给扎了。”

“真是活该。”

她生气地瞪了他一眼，对他竖起中指，怒气冲冲地走了。等她的背影消失，裘德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把她喝过的橙汁拿回冰箱，牛排刀放回刀架，用一块擦手毛巾把地面上的血擦掉——这时，他的目光被吸引到那套西服上，顿时把打算要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

他把西服平摊开，两只衣袖交叠在胸前，仔细地在上面摸索，可怎么也没有发现别针，不明白乔治娅的手是怎么扎破的。他轻轻地把衣服放回盒子。一股刺鼻的味道拉回他的思绪。他朝煎锅里望去，嘴里咒骂起来。火腿烤糊了。

3

他把盒子放在衣橱的最里面，决定不再去想它。

4

不到早晨六点，他就穿过房间到厨房去拿香肠来烤。这时，他

听到丹尼的办公室里有人轻声说话。

这声音让他惊了一跳。他停住了脚步。丹尼一个多小时前就回家了,办公室的门锁着,里面应该没人啊。裘德把头侧向办公室的方向仔细地听着,全神贯注地想要分辨清楚那低低的咝咝声……过了一会儿,他听明白了,脉搏也不那么猛跳了。

办公室里没人。是收音机。裘德听得出来。那声调并不太低沉,声音听不出任何抑扬顿挫。声音是有形状的,它在一团空气中形成,也能描绘出这片空气的图像。最深处传出的回音深沉、圆润;机壳里的声音浓重、沉闷,让人一听便能想像出里面压抑的空间。音乐也有棱棱角角。裘德现在听到的声音就好像在一个密闭的盒子内扑腾。丹尼肯定忘了关收音机。

裘德打开办公室的门,探头进去四下张望。太阳正照在屋子的另一边,再加上没有开灯,里面仿佛沉浸在灰蓝色的阴影中。办公室里的音响设备要好过其他房间里的音响,也好过饮水机旁玻璃橱柜里的一堆“安桥”^①牌配件。读出器的指示灯亮着,发出不自然的绿光,通过夜视镜看物体就是这种颜色。绿光中还夹杂着一道垂直、耀眼的红光,是指针显示着收音机的调频。指针又细又窄,状如猫的瞳孔,这只猫眼正异常着迷地盯着办公室,一眨不眨。

“……今天夜里气温将下降到多少度?”收音机里传出一个低沉得几乎嘶哑的男声。这人一定是个胖子,从他那浓重的鼻息就能听得出来,“我们是不是要担心流浪汉们会挨冻?”

“您关心无家可归者的冷暖,这份心真让人感动。”另一个男声回答,声音显得单薄、尖细。

收音机播的是 WFUM^② 电台的节目,这个电台里大多数乐队都以疫病(如炭疽热)、物品腐烂的程度(如腐臭)等为名,更有甚者大名居然是 DJ 染上阴虱,勾搭上脱衣舞女,照顾贫残穷人和老人反遭羞辱什么的。这些乐队都唱裘德的歌,有的一直在唱,有的偶尔哼哼,这也是丹尼调到这个台的缘故——既表明他的忠心又不忘记讨好老板。说实话,裘德很怀疑丹尼既没有特别的音乐爱好,

① 日本老牌音响生产厂商。

② 美国密歇根广播电台的一个调频。

又没有强烈的好恶,收音机开着不过是当成背景声,和它周围的墙纸一样让人感觉不到其存在。如果丹尼是恩雅^①的私人助理,在替她回邮件发传真的时候,他肯定会用凯尔特语^②哼着歌装腔作势了。

裘德走进屋去关收音机,刚走几步却猛地站住了,一个回忆忽然攫住了思想。一个小时前,他在外面遛狗。那时,他站在泥泞的倒车道尽头,冰凉的风刮在脸上带来微微的刺痛,他却非常享受这种感觉。正是秋天,沿路下行不远处,有人在烧枯木和落叶,淡淡的烟飘起来,有些刺鼻,裘德却打心眼里喜欢。

丹尼就是那会儿从办公室出来的,边往家走,边耸着肩套上夹克。他们还站在一起聊了一阵——应该说是丹尼对着裘德喋喋不休,而裘德则忙着照看狗,心不在焉地应付他。只要有丹尼·伍顿在,清静就变成了一种奢求。

难得清静啊。可那时丹尼身后的办公室里是悄无声息的。裘德还记得天上有乌鸦“呱呱”地飞过,丹尼的嘴唇孜孜不倦地挪动,但是肯定没有听到收音机的声音。如果收音机当时开着,裘德一定会听到的。他的耳朵一直灵敏。过去的30年里,他身体各个部位的功能都开始衰退,唯有这对耳朵,奇迹般地仍旧那么好使。裘德乐队的鼓手,乐队的另一幸存者肯尼·摩力克斯却患上了严重的耳鸣,如今,即使他的妻子当面对他大喊大叫,他也什么都听不到。

裘德继续朝收音机的方向走去,心里却很不自在。并不是哪一件事让他不安,好像身边的一切都不对劲。办公室里的幽暗,接收器上闪亮的“红眼睛”,还有,就是想到一个小时前收音机并没有开着,丹尼还站在敞开的办公室门前拉上夹克的拉链。有可能有人刚潜入房内,现在还在附近,正埋伏在黑暗的卫生间里,而卫生间的门会“吱呀”一声打开——真是胡思乱想,放在以前他一定不会这样想的,但现在他的脑海里却塞满了类似的念头。他伸手去

① 爱尔兰最为著名的女歌手之一。

② 凯尔特部落和民族(如比利时和高卢)曾迁入不列颠和爱尔兰,今天爱尔兰还保存着凯尔特文化。

摁开关,没再听收音机里在播什么,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卫生间的门,一心想着如果门真的开了自己该怎么应付。收音机里飘出气象员的声音:“……天气又冷又干,锋面正推着暖空气向南行进。肃杀袭来,生气会荡然无存,消失在寒冷、无垠中。你会死……”

裘德的大拇指终于触到了开关,在听完上面那段话时他摁下了开关。他浑身抽搐,惊魂未定,又伸手打开开关,让那个声音再次响起,想听清楚那个气象员接下来到底要说什么。

但气象员的播报已经结束了,是一个 DJ 在说话。

“……会冷得连撒尿都结冰,但科特·柯本^①在地下可暖和着呢。咱们也一起往下挖吧。”

一声吉他声响起,哀怨、刺耳,颤抖着仿佛没完没了,完全听不出任何调子和涵义,似乎非要把听众逼疯才算。这是“涅槃”乐队那首《我恨自己 我想要去死》的前奏。难道刚才的气象员谈的是这个?他说到了死。裘德又一次关上开关,房间重新陷入凝滞之中。

平静是短暂的。电话铃响了,就在他面前,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骤然大作,裘德的脉搏跟着猛地一跳。他飞快地瞄了一眼丹尼的办公桌,不知道谁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。他绕到桌子后面,从来电显示上看对方的号码。来电区号是 985 开头的电话号码,他立刻认出是路易斯安那州东部的电话号码,姓名是考兹恩斯基·M。

即使不拿起听筒,裘德也知道线那头并非考兹恩斯基·M 本人,除非有不可思议的医学奇迹发生。他差点就让电话一直响下去,回头一想也许是阿琳·韦德打电话来通报马丁的死讯。如果真是这样,不管愿不愿意,他迟早都得和她通话。

“喂。”他说。

“喂,贾斯汀,”果然是阿琳的声音。她是裘德的姻亲——他母亲的嫂子,论辈分该称阿姨。阿琳是个有执照的内科医师助理,但过去的 13 年里,她唯一看护的病人就是裘德的父亲。她今年 69

① 美国著名乐队 Nirvana(“涅槃”)的灵魂人物,1994 年 4 月 5 日自杀身亡。